伦理错位与原型纠偏：麦卡锡小说《路》中的末日伦理书写

Ethical Dislocation and Archetypal Correction: Apocalyptic Ethics in Cormac McCarthy's *The Road*

王　薇（**Wang Wei**）　王梓钰（**Wang Ziyu**）

内容摘要：当代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在《路》中构建了一个伦理混沌的末日世界。整体看来，小说主人公父子二人对良善和道德的伦理坚守与黑暗残酷的末日伦理困境构成显著错位，小说在冷峻现实的笔调下展现出超现实的叙事色彩。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辅以神话－原型批评相关概念，细察小说中的伦理错位以及原型介入对伦理错位的纠偏效用，谛视小说在主题呈现、伦理反思、观念重塑等方面的末日伦理书写要点。麦卡锡在《路》中通过伦理与原型的双重合奏，促使现代人在涅槃中重建平衡，从伦理层面探寻人类的末日救赎之路。

关键词：科马克·麦卡锡；《路》；伦理错位；伦理选择；原型

作者简介：王薇，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美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王梓钰，青岛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记忆语境中的美国‘9•11’小说研究”【项目批号：21FWWB018】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Dislocation and Archetypal Correction: Apocalyptic Ethics in Cormac McCarthy's *The Road*

Abstract: In *The Road,*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Cormac McCarthy has constructed an ethically chaotic apocalypse. The protagonists' ethics are dislocated with the dark and cruel background, forming various dislocated ethical choices which are surrealistic beyond McCarthy's realistic narrative.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se "dislocations" from perspectiv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yth-archetypal criticism,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apocalyptic ethic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me presentation, ethical reflection and ethical reshaping.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McCarthy urges modern people to re-establish balance in chaos and find the road of redemption at an ethical level.

Keywords: Cormac McCarthy; *The Road*; ethical dislocation; ethical choice; archetype

Authors: Wang W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y (Email: wangwei@qdu.edu.cn). **Wang Ziyu** is a postgraduate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Email: 634129004@qq.com).

当代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著有《血色子午线》《老无所依》《路》等系列佳作，曾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等文学奖项。麦卡锡寄情于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生活，素以描写暴力血腥的场景著称。有关麦卡锡作品的伦理维度，学界观点不一。有学者指出其作品"暴力的泛滥和极端血腥缺乏道德价值取向，充斥着虚无主义"（Bell 5），另有学者认为其作品"富有道德寓意，充满建构道德秩序与宗教信仰的信念"（Arnold 46）。2006年出版的小说《路》（*The Road*, 2006），便是麦卡锡融合末日暴力和伦理救赎的双重书写，小说的时间设置在末日未来，讲述了一对父子在死亡与暴力的边缘艰难求生的故事。主人公父子二人在路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生存危机和伦理困境，经常不得不在生存和人性之间做出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下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而《路》的特殊性在于其故事背景设定在想象未来的一个极端黑暗的世界，原有的人类文明和社会伦理秩序已然土崩瓦解。小说如何呈现父子的伦理选择与末日伦理困境之间的种种错位？如何看待父子在末日危机之下的伦理选择？他们对善和道德选择的坚守是否还有伦理意义？在极端之恶的背景下，作家为何塑造儿子这样一个善良纯粹的形象？本文拟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辅以神话原型批评概念，对《路》中的伦理思想内涵及文学呈现方式进行阐释与剖析。

一、伦理困境下的"错位"

小说《路》出版于2006年，展现了人文主义与伦理观念双重衰落的后"9·11"时代缩影。后"9·11"美国社会"正经历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其标志是美国生活中的非道德行为正被戏剧性地揭露于世"（Li 63）。时至今日，经济危机、恐怖袭击、新冠疫情一再来袭，有关末日的恐慌隐伏于每个人的内心。可以说，自"9·11"事件而起引发的新世纪伦理拷问，迫使美国重新寻求、评估、调整自身的伦理价值观。"当传统道德观受到威胁时，人文主义并没有起到预防与阻止灾难发生的作用，人们因此对它产生怨恨"（杨革新52）。作为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巨匠，麦卡锡秉持对后"9·11"时代伦理问

题的关注，通过书写复杂人性以及光辉与丑恶的较量，在对伦理边界进行试探的同时，思考重振人文主义的救赎之路。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暴露出现实环境中的伦理错位，还蕴含着纠正错位的种种文本尝试。

善恶冲突下的人类出行主题备受文学书写的青睐，不断重现着人生重大伦理问题的各个方面。小说伊始，父子便被安排在出行的路上，他们的乐观态度与阴暗残酷的末日现实形成错位。最初，父子的物资相对充足，对出行目的有明确把握。“南方”是二人自始至终的追求方向，是温暖和希望的象征。目标坚定的父子在路上态度乐观，儿子身上还留有孩童的特性。他“找到几支蜡笔并在口罩上画了几颗狼牙，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却未曾抱怨”（麦卡锡 11）[1]；在遇到山坡时男人把儿子抱进车筐里，自己则站在购物车后的横栏上，“像拉雪橇犬的主人似的，向山下驶去”（14）；两人在路上玩执铁环的游戏，遇到瀑布也会不顾一切地跳下去嬉戏一番。明确的方向感和乐观态度侧面表现了父子清晰明确的认知，暗示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与父子的乐观态度相对，末日现实却呈现出一派荒芜、静寂、邪恶的景象：“彼时，所有食物储备都已枯竭，大地上到处都是谋杀。这世界忽地兴起一大帮当着你的面就能吃掉你儿子、女儿的人”（166）。父子寄托全部希望到达的南方海岸依旧沉寂冰冷，暗淡如铅。然而，面对不容乐观的末日惨象，父子却呈现出与混沌的伦理环境相错位的伦理选择。父亲多次向儿子保证他们会做“好人”，不但不会伤害沿途遇到的狗，且即使饿极了也绝不会吃人。当他们在绝境中发现一个充满食物的无主地窖时，父子对能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拿里面的东西展开探讨。父亲认为“那些人会让我们拿的，就像我们也会让他们拿一样”（125）。儿子的祷告同样表现出鲜明的同理心，他在对地窖主人之死表示遗憾的同时，还提到“如果你们还在的话，我们就是再饿也不会吃的”（131）。可见，在威胁程度较低的生存危机面前，父子能够保持相对清醒的伦理认知，坚持善与道德的选择。

然而，伦理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它“常与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8）。越是深刻的伦理困境，比如生死关头，伦理选择越有可能发生动摇或转向。随着生存危机的加深，父子各自的伦理选择从一致向善转而逐渐产生分歧、形成错位。父亲将生存选择置于道德选择之前，儿子却仍然坚持无私、友爱的助人情结。首先，对时空认知的模糊预示着父子伦理选择的彷徨和动摇。混沌之中，类似“离死还有多少天”（116）的问题不断在父亲心头萦绕。“迷失了方向的人会选择哪条路呢？”（104）更是道出父子对自身困境的迷茫。一再遭受生命威胁让父子意识到仅凭良善与道德并不能使他们在末日危机中存活。杀掉挟持儿子的暴徒是父亲伦理选择的第一次转向，在“你死我亡”的

1　本文有关《路》的引文均来自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两难选择前，父亲选择杀掉对方以求自保。父亲对偷东西的贼则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策略：“我打算这样把你弃在路上，就像你把我们弃在路上一样”（238）。伦理困境中父子的伦理选择开始出现分歧。“父亲为了保护儿子和保全自身，不得不自私保己，虽不害他人，却也不利他人，而男孩却在道德沦丧占上风时始终秉性向善”（李维屏 邹娟 6）。在是否要帮助别人的问题上，父子间的伦理冲突加剧，但双方均做出了相应妥协。儿子对父亲无法帮助他人的心态表示理解，父亲也答应儿子的请求向一位老人施以援手。通过揭示父子间伦理选择的错位，男孩的精神成长之路逐渐显露。儿子无法认同父亲对“好人”的阐释，并向父亲提出质疑：“在故事里我们总是在帮助别人，而现实中我们并没有帮助别人”（246）。在父亲奚落不曾向他们道谢的老人时，男孩对父亲的纠正充满人性关怀，认为“你不该取笑他”，“他快死了”（160）。

“从婴儿到幼儿，从少年到成人都要经历一次次选择最终成长起来”（聂珍钊 王松林 14）。父子分歧的消长反映了男孩个体伦理意识的成长之路。小说呈现的伦理错位既有父子与整个伦理混沌的末日环境的错位，也有父子间自私保己或无私利他两种伦理选择的错位，且与后“9·11”时代的现实错位相照应。伦理混沌中的危机与险恶增强了人的选择能力，也使伦理选择的道德性逐渐凸显。《路》中父子间的伦理错位在善恶交锋与磨合中得以解决，体现了文学的伦理功能和教诲作用。

如前所述，伦理错位的发生受特定伦理环境的影响。随着生存危机的加深，父子间的伦理错位日渐浮现。父亲逐渐抛弃了慈悲为怀的信条，趋向保守的实用主义选择。如果“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聂珍钊 王松林 8），父亲的做法实属求生悖论下的无奈之举。反观男孩始终秉持乐善好施的选择，似乎与整个伦理环境格格不入。麦卡锡的作品倾向于对血腥、暴力以及人性之恶的直接呈现。然而，在其冷峻、现实的笔调下，却蕴含着一些超现实的元素。例如，为何在如此荒芜、残暴的背景下，会有如男孩这般纯粹、善良的存在？在极端的伦理环境下，父子对道德的坚守是否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父亲临终前放心让善良的儿子一个人上路，并将一切归结为“幸运”？超现实元素如何与偏向现实的伦理书写结合，进而协助表达作家的伦理观？下文将结合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通过对小说《路》进行“远观”，对上述伦理错位进行原型阐释。

二、伦理错位的原型阐释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产生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其动力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2）。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将道德视为“共享经验”的论述，与原型批评对典型模式或本质属性的追寻相得益彰。在荣格看来，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

的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形式，可以从心理学、哲学、美学、神话学、伦理学等不同方面去理解”（5）。尽管伦理思想与道德评判并非荣格关注的主要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集体无意识或是原型的阐释均呈现出一条伦理暗线。无论是其关注的“宗教、神话、传说、童话还是仪式，都是古代特定民族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载体”（聂珍钊 王松林 126-127），体现出鲜明的伦理取向。此外，弗莱对文学与道德之间若即若离关系的认识，也使原型批评与文学伦理学的交叉融合成为可能。“理论需要不断更新，并在更新中得到完善并用于解释历史、现实或未来的问题”（聂珍钊等 83）。本文将以神话原型批评视角透视小说中的伦理错位，探究原型介入对伦理错位的呈现与纠偏效用，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从原型象征层面阐释现实、思索未来提供参照。

首先，《路》中的原型意象对小说的伦理错位起到揭示和预言的作用。小说中的伦理混沌表现为神启世界和魔怪世界的并存。其中火与水作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原型意象，具有双重隐喻意义，表达了“善与恶动态变化，对立统一，可以互相转化”（聂珍钊等 104）的观点。魔怪世界中，火所燃烧的是邪恶的异教徒，如《旧约》多玛城毁于大火，便是对伦理失衡和人性之恶的审判，与末日毁灭紧密相关。同样，《路》中的现实充斥着“光秃秃并烧焦了的树干”和“烧焦的房子”，“灰烬在路面上翻滚”（5）。烧焦的、被雷劈伤的人，以及人类相互猜忌、自相残杀的场景，均与魔怪世界的末日审判互为映照。然而，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大火并不完全是地狱的象征，还可能“意味着神启意象的基本规则”（弗莱 158-159）。“燃烧”不仅有化为灰烬之意，还可能炼土成金。燃烧中的人也可意指人灵魂的净化，脱离罪恶向善并得到救赎。同样，魔怪世界中的水“通常指死亡之水，常与流出的血视为一体，还有深不可没、咸不可饮、令人无可奈何的海水〔……〕而在神启世界里海却消失了，代之以新鲜纯净的水循环流动”（弗莱 173）。《路》的世界既有“铅灰色的大海”，又有孕育斑点鲑的小溪；既写地狱，又有神启世界的痕迹，为儿子这一原型人物的出现提供了支撑。以水火为代表的原型意象各自呈现出对立统一的意义，是对小说和现实中的伦理错位及解决的预言。天堂与地狱的对立以及水火意象的双重隐喻是小说伦理错位在神话层面的表现。身处天堂与地狱过渡边界的男孩最终与同样携带火种的一家人继续上路，小说结尾蕴含的生机暗示善意战胜邪恶、错位得以解决之后新天新地的来临。

其次，原型人物的设置对小说伦理主题的强化以及错位的纠正起推动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在于“塑造模范典型和提供经验教训，向读者传递从善求美的理念”（聂珍钊 王松林 6）。这一“模范典型”便体现在诸如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等宗教神像身上。他们既是道德观念的集合，又是善美一体的化身。小说中的父子，尤其是儿子十分契合宗教道德倾向。他的身上带有与上帝相似的属性，如道德与美，爱与正义等，使男

孩与宗教原型走到一起。父亲从最开始就相信儿子是上帝传下的旨意。父亲对儿子的信仰是后期纠正父子间伦理错位的关键。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救赎与复活的允诺，因此父亲的现实主义求生法则最终妥协于儿子无差别的普世之爱。男孩的经历与《圣经》中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的神话[1]形成一定程度的互文。如同耶稣通过魔鬼的试探后开始四处传递福音，男孩与父亲在接受末日生存考验之时也将善与道德的种子沿路播撒。男孩与父亲作为原型人物，注定是一种区别于真实性或现实主义的存在，他们的故事由此呈现出某种超现实的特质。"伦理秩序的形成往往是成文禁忌通过神谕制度化的结果"（聂珍钊 王松林12）。不管是父子二人与整个末日环境的错位，还是父子间伦理选择的错位，都突出了他们原型人物的角色，为其伦理观念和行为赋予神谕色彩，对小说伦理错位的纠正以及伦理秩序的重构起推动作用。不仅强化、升华了小说的伦理主题，还为作者自身伦理道德观的传达奠定了基础。

其三，小说的种种伦理错位在复活母题的升华中得到解决。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在《美国小说的爱与死》中认为，复活"是为了再次崛起，被浸死或埋葬是为了重生"（366）。麦卡锡将父子共同坚守的末日伦理赋予了如复活母题一般至死不灭，生生不息的意义。首先，父亲之死意味着儿子的重生。儿子在父亲的死亡中得以独立，最终告别父亲找到其他"好人"，一同走上末日救赎之路。其次，父亲之死与错位解决大有莎剧《哈姆雷特》中同归于尽的意味。其死后以"呼吸"的形式复活并得以生生不息的延续。父子的伦理选择曾随着生存压力的增加产生分歧，但父亲最终被儿子"净化"，并在临终前肯定了儿子的行为，认为"火种一直都在你身上，我能看见"（256），说明父亲让儿子接过的"火种"确是末日救赎的希望。小说最后呈现出的生命之源暗示人类文明与伦理秩序的复苏。至此可见，"南方"只是父子行路的目的，却不是希望，而携带善意的火种一直前行才是希望。《路》中的复活母题不仅体现了文学的道德净化与教诲功能，还为伦理混沌的时代应对后"9·11"信仰危机提供指引。

综上所述，《路》中的原型意象、原型人物和原型母题对小说的伦理错位起到预言、纠正与升华的作用。原型的介入不仅强化了小说的伦理主题，作家自身的伦理道德观也借由原型叙事的力量而权威化。此外，原型所具有的共性特点还有利于推动建立一种普遍的原型伦理，从而在集体层面整合出抵御后"9·11"时代的人文主义失落与伦理道德危机的精神力量。

1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 4 章。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并禁食 40 天，在饥肠辘辘之际魔鬼现身前来试探。其一为生存试探，看耶稣是否会运用神力将石头变成食物；其二为善恶诱惑的试探，魔鬼承诺只要耶稣向他跪拜，与他为伍，便会得到一切权柄荣华；其三为生死试探，魔鬼试图引诱耶稣从殿顶跳下，并怂恿说上帝会派使者前来保护他。

三、集体原型的伦理意蕴

除了作家创作的需要，小说展现父子伦理行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荣格将原型批评与心理学相结合，认为作家表现原型意象能够“从集体精神中召唤出治疗和拯救的力量，确认一种超越个体感受局限的共同精神结构”（转引自 聂珍钊 王松林 126-127）。除了神话、宗教等原型文化形式，对伦理的探寻也是人类共性之一，因此，伦理学与神话原型两种批评视角的结合，有助于在道德与信仰双重缺失的时代激起全人类的共鸣。神话原型批评倡导的传统、共享的伦理经验的回归，能够为现代化的畸形化和片面化提供补偿，其对抗异化、维护人性完整的目标与文学伦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小说《路》而言，前述的原型呈现，在揭示、预言、纠正、解决伦理错位的同时，还具有极强的现实观照和伦理意义，并通过原型的共性特点得以普及和升华。小说的时空背景弱化了时代界限，一以贯之的荒芜场景模糊了地域界限，对人性之恶以及伦理问题的暴露则模糊了民族界限。如此，小说凸显的伦理混沌与错位实则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人类社会正在经由伦理选择向科学选择转变的过程”（聂珍钊 王松林 32）。可以说，《路》将潜藏的黑暗根基暴露出来，并将表面暂时的和谐彻底摧毁。彼时所有食物储备都已枯竭，盗窃、抢夺、吃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说自然生物的弱肉强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人类间的蚕食虐杀则是工业理性发展的必然。麦卡锡对这一过渡阶段可能面临的伦理错位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并试图通过小说父子的个案唤起人类普遍的伦理意识。小说对原型人物伦理品质的塑造实则是作家伦理欲望的投射，父子与整个伦理环境错位的凸显是作家的伦理道德观与后“9 • 11”道德危机错位的缩影。父子对伦理道德的坚守被作家原型化，试图以一种“逐渐增长、符合伦理道德的文雅高尚”净化“令人反感、荒谬奇怪的野蛮粗俗”（弗莱 181）。小说现实笔触之下的超现实元素，如山穷水尽时发现的地窖、父子的种种“幸运”、最后收留男孩的“好人”一家等，都作为父子道德行为的“奖赏”回馈到他们身上，强化了“好人有好报”的伦理道德观。

作为末日伦理小说，《路》自始至终弥漫着悲凉忧伤的气氛，并在小说结尾设置具有原型特点的悲剧冲突，从而将末日气氛推向高潮。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的最大审美效果在于“净化”（catharsis），即悲剧可在观众心理引起某种释放感，“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泻”（亚里士多德 63）。这一情感体验同样在《路》的结尾处产生了净化效果。父亲之死是全书悲剧的高潮，父子在一个空旷的十字路口扎营，男人已经预感到自己会死在这里。他躺在中间“不想让任何东西遮住他”，身旁是“一些黑色的树木被吹地从东到西平躺着”（255），如同被摆在祭坛上，其悲剧的收场酷似祭献仪式。悲剧的审美效果能够促使读者从悲剧中得到净化与教诲，从而

实现“从审美认同转向道德认同”，“从审美到伦理”的转化（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 13）。读者在欣赏悲剧结尾的同时回溯造成悲剧的根源，如科技灾难、资源枯竭、伦理缺失等，这一反思的过程也是实现文学伦理教诲的过程。正如耶稣通过魔鬼的试探，《路》中的男孩在荒原努力存活，拒绝与食人族为伍，最终告别父亲独自走上末日救赎之路。个体的原型化、场景的模糊处理也使得男孩的个人神话具有了美国神话的特质。“美国也经历了失去父亲之后的探寻，他被从欧洲文化的古老土壤中分离出来，抛掷在美洲的荒原上，就像《旧约》中以实马利被父亲赶出家园一样”（叶舒宪 20）。父亲的悲剧性死亡暗示现代社会正处于秋去冬来、英雄已逝的时期，渺小无能的小人物被抛掷于危机的中心。悲剧既是人类惊慌无助现状的映射，又是集体反思、升华的契机。

综上所述，《路》的伦理错位及原型呈现共同形塑了小说的悲剧内核，凸显了其背后的情感张力与伦理意蕴，使读者阅读实现了从审美认同到道德认同的转向。无论是神话原型的多重复魅，还是文学伦理学对伦理秩序的强调和回归，都折射出作家在反思现代性、质疑科技理性的过程中，对失落的伦理价值的精神追寻。二者的结合证明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美学沉思，而成为一种伦理机构，参与了文明工作”（弗莱 459）。《路》中的伦理错位展现了后“9・11”时代伦理失序的社会之下自我与他者的迷思，而原型的介入是对小说伦理错位的纠偏，作为一种联结手段促使个体及客观事物之间“建立起认同一致的伦理规范”（王薇 19），并在主题呈现、伦理反思与观念重塑等方面，强化了小说的伦理书写效果。可以说，小说《路》唤醒并整合了深藏于迷失个体内心的普遍伦理意识，其颇具崇高性的悲剧结尾更是体现出在这个伦理和信仰双重缺失的时代急需更高层次的伦理呼唤。麦卡锡在《路》中通过伦理书写与神话原型的双重合奏，促使现代人在涅槃中重建平衡，从伦理层面探寻人类的末日救赎之路。

Works Cited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Aristotle. *The Poetics*, translated by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Arnold, Edwin T. “Naming, Knowing and Nothingness: McCarthy's Moral Parables.” *Perspectives on Cormac McCarthy,* edited by E. T. Arnold et al.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3: 45-70.

Bell, Vereen M. *The Achievement of Cormac McCarthy*. Baton Rougue: Louisiana State UP, 1988.

Fiedler, Leslie A. *Second Thoughts on Love and Death in American Novel* (2nd edition). New York: Delta Book, 1966.

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年。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Chen Hui, Yuan Xianjun and Wu Weire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Publishing House, 2002.]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 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

[Jung.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Feng Chuan and Su K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Li, Lu Chen. "Steinbeck's Ethical Dimensions." *Steinbeck Review*, 1 (2009): 63-83.

李维屏、邹娟："冲突 • 磨合 • 超越：论麦卡锡《路》中的父子伦理关系建构"，《当代外国文学》4（2013）：5-10。

[Li Weiping and Zou Juan. "Conflict, Tolerance and Transcend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in McCarthy's *The Road*."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3): 5-10.]

科马克 • 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年。

[McCarthy, Cormac. *The Road*, translated by Yang Bo.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8-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Press* 10 (2020): 71-92.]

聂珍钊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跨学科前沿（笔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2022）：79-105。

[Nie Zhenzhao et al. "Discussion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Frontiers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22): 79-105.]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n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王薇："后'9 • 11'伦理与《回声制造者》的隐喻叙事"，《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20）：13-20。

[Wang Wei. "'Intersection': Metaphorical Narrative and Post-9/11 Ethics in *The Echo Maker*." *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20): 13-20.]

杨革新："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美国伦理批评的困境与出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9）：50-57。

[Yang Gexin. "From Ethical Criticism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Dilemma and Way-Out of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19): 50-57.]

叶舒宪：《神话 - 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Ye Shuxian. *Myth-Archetypal Criticism*. Xi'a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2011.]